

弱宋樓藏書志

1加2
796
2



特
門 1 2
編 796
卷 2



韶宋樓藏書志卷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易類三

易象義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丁易東

易者未定之辭也其雜物取象尙可知也故三百八十四爻者其例有深有淺間而出于人事焉以明物象者皆人事也而實則主象也象元數也竊意其元吉永貞无咎者其最下之占辭

耳未成象也乃具象之云云猶有物也凡占道皆如此也充類有出于具辭之外者必可見之象也謂三百八十四爻爲三百八十四事而三百八十四事爲易止此足以盡天下後世之變者愚儒之論也又有擬易而并擬其名擬其辭如重言重義者尤愚儒之論也後有知來者其爲物必非前世之所有則具占具辭亦未必今世之所有也故易者常易也惟易爲无窮易故无窮也自伊川談理而象之不可通者通康節衍數而物之不能言者言不可通者通經義也

不能言者言聲韻也不言理不言數而一出于占筮占筮是已然使執本義者坐簾肆日閤人而不知變其占必窮何則未得其所以易也吾今日之易易昨日矣奈何株而守之易者神明之道也隨所感而生焉有若啟之者焉而象外有其象辭外有其辭矣庶幾哉漢上爲識其辭之所由生象之所自出易故至是始極矣雖然以互變飛伏求之不得于互必得于變不得于互變必得于飛伏類多方遷就以求其已成之辭使必通而不知當日之可取象者尙多也何

以不爲彼而爲此又何以變而又變而各爲其道而或出于飛伏而復返乎其初何其無法亡法而无定操以至此也豈作者意也此則漢上之功而漢上之過也武陵丁石潭君爲象義覈漢上而博諸家其潔靜也不雜得易之體其互變也不泥得易之通疏而明漸而近其不可爲典要也未嘗不出于典常而可以爲訓雖先儒復起其辯不與易矣而又未嘗有意于辯也自吾見近世成書若此者少至大衍索隱橫豎離合无不可考則自得深矣易肇于氣成于數象

與辭雖其子而胎息遠矣君能得之于大衍之先又能衍之于大衍之後則聲韻律呂將无不合而經世之所以知來者具是象與辭如響矣君成書如屋年如加我旦暮尙見之甲午春二十一日廬陵劉辰翁序

易之爲道大而天地風雷細而驚蟹羸蚌之屬无不寓入卦之理亦猶莊子言道在瓦礫稊稗亦猶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謂之象然不特爲鼎爲隤爲飛鳥爲虛舟之類而已觸類

而通之若以巽爲繩直遇坎爲矯輮又是一事
坎爲盜遇離爲甲冑干戈又是一事坎爲心病
又爲耳痛遇兌爲巫又是一事也易無盡用卽
此可推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
自此以往巧慝不能得而况其几乎知此語則
知易取象之物類同是一機本無間隔惟昧者
莫之知也噫是易也言理至于程伊川極矣言
象類至于朱漢上精矣倪兼三有云若二書爲
一庶幾理與象數兼得之誠篤論也石潭丁君
漢臣觀象玩辭探賾索隱用功于易亦既有年

謂伊川既詳于論理則畧于論象自謂止說得
七分正以是也真足以窺伊川言外之旨又謂
朱漢上之說原于李鼎祚然則鼎祚或失于泥
漢上微傷于巧不若博採兼收而要其大歸此
象義一書所由作也觀其序曰錯之以三體綜
之以正變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就使諸老復
生不易斯言矣試舉其大畧以明之如坤納乙
故稱帝乙兌納丁故稱武丁巽爲白故曰素履
乾爲衣故曰桑苞燕爲燕安之燕爵爲爵祿之
爵鳴謙以兌口而鳴熏心以離火而熏巽爲髮

加震之竹則有簪之象乾爲玉用玉于東方則有圭之象巽爲繩則有係與維之象兌爲毀折則有禿與漏之象至于豚魚不宜析爲二物濡首不當泥諸飲酒邱園實取義于艮山弓輪蓋取義于坎月事事皆有祖述而非傳會也字字皆有據依而非穿鑿也雖本之鼎祚漢上而摭虞翻干寶諸子之所長故能萃聚而成一家之書伊川易傳三分之未說者至是補其缺而會其全是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惜不令兼三見之也予恐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

磔裂元氣不得不爲負琴者竊議于松下矣而何言之敢贅抑余尙記往年初入館湯東澗爲少蓬時有以易解進者下秘省看詳東澗因謂余曰曾茶山有易釋象五卷鑿鑿精實發漢上所未發余深以未見其書爲恨今于石潭象義而有得雖不及見茶山之易亦无可憾矣于是乎書至元二十八年病月朔古甲李珣稚圭序易之道其神乎以象數則象數不可窮以卜筮則占驗不可違以義理則義理之妙愈求而愈遠象義之作石潭之得于易者深矣或曰易窮

理盡性以至于命之書也近代河南氏之易學者宗焉以其根于理也今專以象言得无蹈諸儒一偏之失乎噫天下无理外之物河圖未出此理在太極六爻既畫此理在易象以象觀象則易无非象以理觀象則象無非理舍象以求易不可也舍理以求象可乎哉善乎石潭之言曰不得于象則不得于理不得于理則亦不得于象是書也當合河南氏之易互觀之至元中秋朔杭山寓叟章鑑書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象辭變占而已矣予少而

學易得王輔嗣之註焉得子程子之傳焉得子朱子之本義焉王氏程子明于辭者也子朱子明于變與占者也獨于象无所適從焉逮壯游四方旁搜傳註殆且百家其間言理者不可縷數若以象言則得李鼎祚所集漢魏諸儒之說焉朱子發所集古今諸儒之說焉馮儀之所集近世諸儒之說焉閻言象者則有康節邵氏之說焉觀物張氏之說焉少梅鄭氏之說焉吳興沈氏之說焉京口都氏之說焉長樂林氏之說焉恕齋趙氏之說焉平菴項氏之說焉節齋蔡

氏之說焉山齋易氏之說焉樸卿呂氏之說焉古爲徐氏之說焉是數家者非不可觀也而邵氏張氏則明易之數本自著書非專爲卦爻設也沈氏都氏則明卦之變趙氏項氏易氏馮氏徐氏則明卦之情蔡氏徐氏祖述本義皆非專爲觀象設也林氏之說則反覆八卦既爲朱子所排鄭氏之說又別成一家无所本祖其專以說卦言象者不過李氏鼎祚與朱氏子發耳朱氏之說原于李氏者也李氏之說原于漢儒者也李氏所主者康成之學于虞翻荀爽所取爲

多其源流有自來矣然漢儒之說于象雖詳不能不流于陰陽術數之陋朱子雖兼明于義而于象變紛然雜出考之凡例不知其幾焉良以統之无其宗會之无其源也子病此久矣山林无事卽眾說而折衷之大抵易之取象雖多不過三體所謂本體互體伏體是也然其爲體也有正有變故有正中之本體有正中之互體有正中之伏體焉有變中之本體焉有變中之互體有變中之伏體焉

正非中正之正但謂其卦中未變之體耳以上諸體皆本漢儒及唐李氏近世漢上朱氏非余之臆說也但其中卦爻先儒取象有未盡者亦以

其例推其餘凡例固非一途要所從來皆由此
而補之耳蓋以正體取象者不待變而其象
三體推之耳蓋以正體取象者必待變而其象始形
本具者也以變體取象者必待變而其象始形
者也故自其以正體示人者觀之正而吉而无
咎者變而凶則悔吝也正而凶而悔吝者變則
咎者變而凶則悔吝也自其變體示人者觀之變而吉而
吉則无咎也自其變體示人者觀之變而吉而
无咎者不變而凶則悔吝也變而凶而悔吝者
不變則吉而无咎也兼正變而取象者可以變
可以无變惟時義之所在也是可但論其正不
論其變乎夫易變易也先儒言理者皆知之矣

至于言象乃止許以正體言不許以變體言凡
以變言象率疑其鑿是以易為不易之易不知
其為變易之易也既不通之以變易之易則无
怪以象為可忘之筌蹄也既以象為可忘之筌
蹄毋怪以象變之說率歸于鑿也故善言易者
必錯之以三體而綜之以正變則統之有宗會
之有元易之象可得而觀矣予于是竊有志焉
是編之述因象以推義即義以明象固錯之以
三體綜之以正變而必以正中之本體為先而
其餘諸體則標于其後又以示主賓之分也至

于言數雖非專主而間亦及之也蓋將拾先人之遺補先人之缺云耳雖因辭明理不如程子之詳言變與占不如朱子之約至尙論其象自謂頗不失漢儒之舊于李氏鼎祚朱氏子發未敢多遜焉後之言象者不易我言矣于是而玩索焉上可以遡漢儒之傳亦可免漢儒之鑿庶幾君子居觀之一助云作周易象義柔兆闡茂蕤賓甲午武陵丁易東序

易之爲書自王輔嗣以前漢儒專以象變明辭固失之泥及輔嗣以後又止清談解義于象變絕無取也伊川純以義理發明固爲百世不刊之書然于象變則亦引而不發康節雖言象數然不專于象象發明朱子歸之卜筮謂邵傳義經程演周易得之矣其于象數也雖于易學啟蒙述其大槩而本義一書尙多闕疑僕用功于此有年矣竊謂泥象變而言易固不可舍象變而論易亦不可于是歷覽先儒之說依本義體分經與象象各爲一編大率以理爲之經象變爲之緯使理與象變并行不悖庶幾不失前聖命辭之本旨以示初學使其大意云易東又

序

讀易舉要四卷

舊抄本

宋俞琰撰

易圖纂要一卷

元刊本

宋俞琰撰

勿軒易學啟蒙圖傳通義七卷

舊抄本

宋建安後學鰲峯熊禾去非述

陰陽進退互爲其根易之謂也在天地則日月
代明四時錯行消息盈虛而凡品類之生成盛
衰事變之憂危得失無非易也在簡書則剛柔

相摩八卦相盪往來交錯而凡象變之奇偶九
六辭占之吉凶悔吝無非易也雖然天地之易
數泄於河洛聖人之易道載於簡書聖人之所
以作易開物成務者豈假於心思知慮而爲之
耶蓋有以見夫天地之間遠而萬物近而一身
無一而非陰陽之氣所爲則無一而非陰陽之
理所寓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有是數於
是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其爲書也廣大
悉備以類乎物情其爲教也潔靜精微不可爲
典要義文周孔之易其有功於天地後世也大

矣學易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及民庶隨用隨足而其所以修齊治平之道亦豈外于是哉秦漢隋唐之間人喜談易而類不知此術者泥於象數而不察乎天理之微儒者淪於虛無而不驗乎人事之實而其所以言易者一皆支蔓偏曲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而易道晦矣子朱子者出宗邵子之傳合程氏之說作易本義啟蒙而易道復明其有功於義文周孔豈小補哉迨夫朱子既沒未百

年而當時學者寢失其真于是曾祖勿軒憂之復著通義四篇以承其統爲卦則本自太極而儀象爻畫之生有不可過爲著則分合進退而縱橫順逆無往不值河圖洛書因指其爲陰陽進退之相交而先天後天亦明其爲陰陽進退之相交也以至卦劫之數則以三四五六之中各以一爲進退之交過揲之數又以九八七六之中各以一爲進退之交也及其末又附以古人占法以見隨時變易之義焉凡若此者固將發揮乎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明乎義文周

孔之易也嗚呼易有聖人之道豈易言哉方其未畫在物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此時此際孰為進孰為退所謂太極無為是也及其既畫則至虛至靜之中而象數已具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朱子嘗曰易只是卜筮之書又曰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此書雖推本卜筮之原而陽主進陰主退亦其遺易也陳蒙正曰朱子孔子之孝子勿軒可謂孝於朱子者矣信夫雖然先祖著述如五經四書訓釋固多傳于世者惟此篇

未及玩叨登第任將樂令恐其久而湮沒遂壽梓於鰲峯書院故序其源流如此若夫能發揮其微言奧旨則有俟乎君子大元至正癸巳仲秋既望曾孫熊玩謹書

案此書 四庫未收

易纂言十卷 明刊本

元吳澄學

焦竑序 萬曆甲寅

易纂言外翼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吳澄撰

自序曰義皇卦畫先後一定自然而然文王分
八卦爲上下篇改移其次八經卦之純體合體
者爲之經四十八卦之雜體者爲之緯述卦統
第一

六畫卦之不反易者八其反易者二十八爲五
十六卦奇陽偶陰無獨必有對或上下二篇相
對或上下各篇自對二體之互易者亦然述卦
對第二

義皇生卦奇偶之上生奇偶而已卦體既成而
推其用則無窮矣乾坤變而爲六子十辟六子

十辟變而爲四十六卦述卦變第三

每卦以一畫爲主无妄之傳所謂剛自外來而
爲主于內也述卦主第四

易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畫變則化柔柔畫
變則化剛而一卦可爲六十四變述變卦第五
重卦有上下二體又以卦中四畫交互取之二
三四成下體三四五成上體述互卦第六

義皇所畫之卦畫謂之象文王所名之卦名謂
之象彖辭爻辭汎取所肖之物亦謂之象述象
例第七

聖人畫卦以明天道生著以前民用彖爻之辭
爲占設也述占例第八

辭有象辭有占辭象之中亦有占占之中亦有
象既互見矣猶有遺者復掇拾之通謂之辭述
辭例第九

揲著十八變而成一卦以動者尙其變謂著之
變也述變例第十

羲皇心契天地自然之易將畫八卦而有龍馬
負圖出于河此易之原也洛書後出神禹因之
敘九疇其河圖之配與述易原第十一

邵子著書立言無一不本于羲皇之卦圖楊氏
自三才之三起數而譔太元司馬氏自五行之
十起數而譔潛虛蔡氏自九疇之九起數而譔
洪範皇極內篇皆易之派也然邵子從容乎義
畫之內三家則奔迸乎義畫之外矣邵其經流
之派揚馬蔡其支流之派與述易流第十二
凡十二篇是爲易纂言外翼云

周易集傳八卷

影寫元刊本

周松靄舊藏

元廬陵龍仁夫學 每卷末有男陽壽校刊五
字

易學變通六卷 抄本

元曾貫撰

周易原旨六卷易原奧義一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元洛陽後學保八述

皇帝聖旨裏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內
勸農事臣保八言伏以光奉詔書甫正貳儲之
位敬敷易道少裨緝熙之功天啟昌期

治竊謂

自龍圖之畫既泄而象數之學肇開至六十四
卦以成書為百千萬年之明 義文孔子發先

天之妙京費王弼廣後世之傳豈但求語下之
筌蹄又當參胸中之關鍵凡蠡測管窺以探精
義皆銖積月累以用深功苟得其真敢私以秘
臣保八誠惶誠懼叩頭叩頭敬惟皇太子殿下
英資岐嶷茂德淵沖民望具瞻共仰重離之照
政機多暇式昭幹蠱之勤方恢邦家太平之宏
基宜得帝王相傳之要領用師諸古有益於今
臣保八幸際清時輒申丹悃不揆淺膚之素學
冒干投進於青宮冀虎闈齒胄之間特加披閱
在鶴禁延儒之頃更賜表章臣保八無任瞻仰

忭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牋以聞臣保八誠惶
誠懼叩頭叩頭謹言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
兼管內勸農臣保上牋

用易者惟聖人乎以前民之用開物於庖犧而
神農黃帝堯舜及湯文武周公孔子皆以用易
經世而禹不與焉九章不與八卦經緯乎易之
道參於天兩於地而十百千萬億兆於人心羸
不能灰劉不能鑿山林獨往之士退藏於易求
以無用於世而易未嘗不用神農黃帝堯舜湯
武之上天以羲文姬孔之心法盡以厯數

世祖皇帝用乾元以統天
用坤元以疆地用 皇以貴王賤霸用易以

首書次詩遂開億萬世之 寔陰陽之今帝道
爲皇元運方啟河爲之戴九之象地爲之滿百
之莖普庵傳聖人之全經以善其用於今日必
有無體之體妙參四聖人之純心於三千七百
年之上者彼負苓採籬之子伊川程子晚作易
傳於涪之譙巖謂至微者理至著者象故有體
用一源之八字辭變占象皆在焉其於乾卦首

曰重乾爲乾乾天也故言天之體天之功用妙用而於文言君子體仁則曰體仁者體元也然則乾元用九元者體也九卽用也體與用未嘗相離必體立而用以行體有陰陽上下內外往來虛寔之不同晦庵朱子每以程氏紹周繼孔發明奧旨而學者未能悉究是以原象則曰交易爲體此往彼來變易爲用靜時亦有動理定旣寔事來尙虛體用一源之義孰有外於此者乎普庵於易爲圖象爲原旨見示予病耄昏塞驚歎之餘書於虛谷方公之末丙午明年春熟

食日陵陽年蠟跋年八十有一

易謂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故八卦虛中待用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如青天白日之可睹其爲茂彰人文重植世教豈言語字義之末哉聖學湮沒易經淪廢趨而眩俗者祇以卜筮存之大道不明彝倫將墜今普庵天稟靈秀沈機探索磅礴羲皇夢寐周孔殆三十年注易成編攜至西浙不恥下問因以九卦相與磨礪軒豁洞悟又且十年心益堅固徵序於余勉爲之辭故軀殼大塊神明萬有其噓而温吸而寒

舒而朔斂而晦宰有形之理定不物之命則當求之於無思無爲之境而得之於一動一靜之間謂太極者在是矣其見於日用行常察之於飛潛淵躍消長少差進退少背則初福陵谷何待挾龜布策然後知之聖人將以洗心易慮退易學自河圖以至皇極經世等書代代相承本乎人心天理而皆不出於象數體用之外惟誠與敬所以順其天然之理會於中而發於外者也人君得之爲伏羲文王人臣得之爲周公孔子無他窮理盡性而已余三十年有志易學非

不能驅馳祿仕懼學未至不敢中道而畫於是持誠敬心株守斗室取諸家易書置於座右日積月累若將有見焉夫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能盡元之理則有見義文周孔之心心外無道人生天地間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民同胞物與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惲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於是聖人有憂之乃作易以示天下後世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爲書蓋爲憂民而設也余憂深慮切考究易書探索四聖人之旨檢閱諸經自伊川

而入周子研精覃思又講麻衣正易之心法陳希夷之消息邵康節之經世歷詳其原始知終處寔用與大經世先天造化圖內二中之理天以五爲終加倍爲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聲爲干地以六爲終加倍爲十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爲音爲支更以三天兩地爲象數相因倡和自一而始加二三因一加二卽奇偶也倚奇偶爲一日十二時爲寔依三才爲一月三十日爲法三因之以十得三百以二得六十故見一年三百六十日爲期在天一時

在地三十年爲一世矣如此加二三因引而伸之所以窮天地亘萬古極至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卽在目前何百世乎其聲音象數旣明可以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三光旣全寒暑自平治民之方盡在其中矣所以仰觀天文以三才而圍三徑一爲規俯察地理以四象而八面周方爲矩四象者老陰老陽少陰少陽遂致開發收閉春夏秋冬元亨利貞元會運世歲月日辰水火土石大至皇帝王伯小至飛走草木其理以四爲則子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乎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用此爲則天下之事可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是故君子成德爲行曰可見之行也余雖鄙陋才疎見淺幸得聖哲先賢經旨發揮遂得一線之明以述易理參訪三十餘年非不能驅馳解仕懼學未至不敢中道而畫所以就有道而正焉以其效天法地故乾元用九坤元用六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能盡元庶物而寧萬

國爲輔佐者有直方光大之美乾健坤順上下志同易中盛德大業之效實顯白於今日余甕天小見不揣寡陋僭取前訓折衷其間依經辨義遂述易原本經尙占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於後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

明人影寫道藏本

元張理撰

周易圖說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錢義方撰

錢子旣作易圖說或問之曰易之有圖尙矣今

子之作不盡合先儒之說何也余應之曰求合於聖人之旨則先儒之合乎聖人者取之異乎聖人者正之以聖人之說此所以不盡合也或又問曰昔之述河圖者必並陳洛書子獨不然何也余又應之曰河圖者伏羲所取而用之洛書之出則在乎千有餘年之後吾聖人兼而取之不過以龍龜負文以出河洛者其事同聖人則之以開物成務其用亦同而卽理推數二者又可以相通故並言之耳非謂作易兼取洛書也余爲明易而本之河圖其不及洛書宜矣烏

乎六經之道如日行天萬古一日秦火之變易獨以卜筮得全傳之者雖眾知之者蓋寡自漢孟喜本易緯稽覽圖推易離坎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此易有圖之始也寥寥千載易學絕響宋之陳搏心領神悟本吾聖人易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等說爲橫圓大小四圖傳之穆李以及邵子而又本帝出乎震之說爲後天圓圖因大橫圖之卦爲否泰及類方圖於是易之有圖始大明於天下而朱子尙有圓圖有造作不依他

元初畫底之說且欲挈出方圖在圓圖之外而釋天地定位帝出乎震者必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此卦位乃文王所定似猶有歉然未滿之意然其說河圖之則有未免惑于孔安國之說此愚所以不揆其陋而有所述也楊子雲曰眾言淆亂折諸聖苟無聖人之書而臆度為之顧余何人而敢與先儒立異同哉且愚伏讀易之經傳而學之三十年矣苟非反覆潛玩而有所自得亦豈敢遽為此書觀者幸恕其僭而嘉其用心可也至正六年龍集丙戌夏四月

甲子前進士吳興錢義方子宜父敘

周易本義附錄集註十卷

影寫元刊本

周松藹舊藏

元建安後學中溪張清子纂集

董真卿曰清子字希獻號中溪建安人周易本義附錄集註十一卷其書以文公本義高下字行反置之王弼今易經文之下大德癸未自序

周易會通

俞玉吾曰建安張清子希獻集註朱子本義清子所集諸家姓氏如楊彬夫所錄外有晁說之李子思李開程迥毛璞項安世馮時行馮椅趙

汝棹趙汝騰黃以翼蔡淵吳繡十三家每卦皆有徐進齋丘行可之註清子所註則附于後

讀易

舉要

案此書 四庫未收經義考註未見其為罕見

可知卷中有松藹二字朱文印周春二字白文

印餘詳儀顧堂二集

周易爻變義蘊四卷

舊抄本

汪啟淑舊藏

元天台陳應澗註

易更四聖而成書秦火之餘幸因卜筮而僅存自漢分爲三家有田何焦贛費直之易易之說

瓜裂矣至魏王輔嗣雜以老莊之學易之說愈遠矣繼是諸儒註釋奚啻數百家或泥乎天道而不及人事或專乎義理而不及象數各立異論茫無統緒天台陳澤雲獻肅公邦彥先生之後易有家傳延祐間余丞寧海澤雲由黃岩文學起 郡曹掾議論雄偉剖決如流凜凜然有骨鯁風嘗曰余家貧親老不能遠遊竊升斗之祿以養親資尺寸之楮以著述他無所覬也挑燈夜話出示野趣之什清新俊逸翰林承旨子昂趙公常序之矣又數年余爲越上監運澤雲

調明幕把酒論文出示詠史之什美善刺惡一出至論翰林學士伯長袁公爲之序矣澤雲曰余欲著爻變易緼此潔靜精微之學也時居簿書叢中無食息暇非二三年靜坐工夫不能也去年春余丐老金華澤雲以書來曰余近調桐江賓幕時宰急於聚斂議論落落不合因守幕下幸有餘暇時復登釣臺坐羊裘軒臥山高水長閣汲泉煮茗洗胸中之不平若有神助今幸爻變易緼粗完更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一旦有成未知果合於爻變之義易之緼否乎子其爲

我訂正之余曰易豈易註哉復之象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惟羲文周孔數聖人能見之澤雲生於數千年之後直欲見數聖人之心不亦難乎雖然道無終窮才有超邁余嘗焚香靜坐觀澤雲所註之易乾坤二卦已無餘緼至於變爻三百八十有四旁通他卦之義爻爻有發揮事事有考證造理精微立說洞徹餘如刪正太極八卦爻法逆順等圖探頤索隱自非灼然有見乎聖人之心者不能也讀之使人縱然亶亶不倦倘使程朱諸子復生未有不擊

節而加歎也余沒老田里安得以澤雲所註之
易實諸翰苑與同志者商之使澤雲名垂不朽
是則不負其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也澤雲最之
哉至正丙戌正月既望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
仕金華黃潛序

易學啟蒙意見四卷 明刊本

明韓建圖解

右韓建圖解四卷發明河圖洛書為最詳藝文
志未載流傳絕少當更考書目中考之竹垞老
人識

讀易餘言五卷 明刊本

明相臺崔銑學子汲編錄

易經存疑十二卷 明刊本

明同安次崖林希元著

自序

易經蒙引十二卷 明刊本

明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著

林希元序

薛宗鑑跋

易象鈞解四卷 明刊本

明應城陳士元著

自序

周易象管見九卷

明刊本

明毘陵錢一本國端甫著

鄒元標序

萬曆甲寅

自序

萬曆甲辰

易義古象通八卷

抄本

魏濬撰

周易儀象述五卷

抄本

明吳桂森叔美甫著

張瑋序

崇禎丙子

自序

天啟乙丑

洗心齋讀易述十七卷

明刊本

明玉笥山人潘士藻去華父輯

焦竑序

萬曆丙午

易乾坤鑿度三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歸宋樓藏書志卷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書類

附釋音尚書註疏二十卷

宋刊十行本

漢孔氏**安國**傳**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孔穎達序

孔安國序

尚書註疏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漢孔氏**安國**傳唐孔穎達疏

孔安國序

孔穎達序

尙書正義二十卷 東洋覆宋本

漢孔安國註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敕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以三才分而書契肇啟六籍著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辨方必宗乎典禮修文立教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文於周

爲盛矣後暨法值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祀遠而篇簡爛脫或師徒眾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綜之文雖具陳解說在羣儒講論之旨亦互有異同唐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眾家之善隨經析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四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于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

百本樓藏書
孝皇帝陛下道高貫日德邁重瞳正暢遐陬文
加異俗舉前朝之墜典正歷代之舊章崇儒雅
之風三王却軫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顏臣等謬
以寡聞幸塵華貫猥奉窮經之寄曾無博古之
能空極覃精寧周奧義今則逐部各詳於訓解
寫本皆正於字書非遇昌期難興大教既釋不
刊之典願垂永代之規儻令雕印以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于犯旒冕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臣維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

郎守大理評事臣秦爽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勘官
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勘官承
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勘官
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迪勘官朝奉郎守
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勘官承
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勘官
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永徽四年

尚書正義序

尚書註疏二十卷

明覆宋八行大字本

漢孔安國註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孔安國序

尚書正義序

東坡先生書傳二十卷

明刊本

宋蘇軾撰

敷文鄭氏書說一卷

舊抄本

宋鄭朴撰

趙氏手跋曰敷文書說一卷宋鄭伯熊撰按伯熊長于經學紹興中伊洛之學已息伯熊能振興之乃卓然可傳者但此書以書序為真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為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法於秦誓序則為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十一年於洪範序則為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夫之義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訂矣然立論醇正處極多如發明服以象德之義推言天人相應之機皆能反覆詳辨以明其說經世立教於焉不墜為可傳也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

五年進士詩文有景望集久已不傳乾隆壬辰
予讀書杭堇浦先生家得見抄本急錄而藏之
今又見吾友鮑以文抄本借而互較正其訛字
寫一淨本以此等書乃世所罕見者故不惜筆
墨之勞也嘉慶元年太歲在丙辰五月一日素
門趙輯寧識

禹貢指南四卷

抄本

宋毛晃撰

尚書講義二十卷

抄本

宋史浩撰

洪範統一卷

舊抄本

宋趙善湘撰

洪範九疇聖人經世之大法太極渾然之先其
道已具三才已判之後天畀之聖人而寔任彝
倫攸敘之責行庠古今不可泯沒天地由之而
萬化顯其用聖人以之而斯民獲其所非區區
操天下者所能與也由五行至五紀安行乎皇
極者也由三德至福極輔成乎皇極者也皇極
者居于五主張綱維是者也疇雖有九其統則
一自漢世儒者爲災異之說乃以五行五事皇

極庶徵福極五者合而求災異之應而于八政
五紀三德稽疑四者離不相屬其後爲史又皆
祖述漢儒獨歐陽唐史紀災異而不言事應眉
山之學亦以福極于五福不相通悉歸于皇極
之建不建嗚呼洪範九疇果可以意離合之乎
昔者天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以是諫受不
聽武王以之歸遂作洪範明夷之六五曰箕子
之明夷利貞明入地中明夷天道在地君道在
臣六五君位而箕子居之以洪範之在箕子也
洪範天道也君道也而可易窺乎善湘幼業書

長無所聞竊謂漢儒離合之說非洪範之本旨
遂撰洪範統一庶幾成歐陽眉山之志然未知
有得于箕子否也開禧三年中秋前五日趙善
湘敘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九疇以數示人八卦虛
中之數也九疇建極之數也其道一也何以言
八卦奠位而包皇極于內皇極居中而運八卦
于外此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也道不虛行待人
而後行天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可以無九疇
天不能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無九疇何以顯

其用故聖人建極而天地之化成矣託數以喻道實闡其秘論道而遺其數後世儒者晦之也或曰易之八卦未嘗不自爲用而何待乎洪範皇極之建曰八卦伏羲氏之卦也卦有八而伏羲氏畫之卽洪範之建極也文王重而爲六十四孔子繫之而十翼備皆是道也洛書未出則九疇建極之道默用于聖人之經世九疇旣著則洪範之書遂爲經世之大法易與洪範固無二本也嗚呼伏羲畫八卦而王天下禹敘九疇而興有夏至殷之衰八卦在羨里九疇在明夷

武王勝殷以箕子歸而洪範復歸于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過其歷者良有以也有天下者監于茲焉善湘又敘

尙書精義五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黃倫撰

理學昭融周歷千古于胸次不踰辰刻之頃儻翳障弗屏徹雖一瞬之境恍迷其真眊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于典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秘析其微哉古書百篇羸秦酷以虐焰仇之特甚先漢力追探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國所

傳為正會巫蠱事旋復泯遏繇魏晉以降篇帙
缺亡未備而精真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
烏之偽箕子芟滋之蔽禹鍊柳谷之訛在所不
論然黨護于專門名家增倍師說至百萬言傳
註訓詁之紛紜累三萬言只解稽古二字眩亂
人世耳目而指意為之誣蠱殆與厄于秦同科
理學曠蔽綿歷云久闡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
皇朝祖宗全盛之際闕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崇
索理致根乎聖賢心法以發明千載不傳之秘
而福後學俾天下之士畢宗嚮夫理學之指南

一洗漢唐注疏舊習豈第蹠蹠藩籬咀噉餘馘
者哉有宗工碩儒落落復相望乎其間各出意
表所見理根于心而心會于理更與啟其未悟
者編簡紛如亦戛戛乎難槩以目力也噫十指
之形必有巨擘翹錯之中當刈其楚奧自啟賢
關升俊造以來有黃君倫數定規繩于方寸所
謂疏通知遠不誣而深于書者萃古今議論而
裁之其發揮五代帝王遺書之奧皆指中之擘
翹中之楚者信精而又精其于理學殆無餘蘊
矣昔人有涿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嶺者拾

玉而棄石今所抄存猶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牙角故宜乎稱此書爲精義也覽者亦宜以余言爲然洎熙庚子長至日龍溪張鳳從道敘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略而未備或得此而失彼或互見而疊出學者病之釋褐黃公以是應舉嘗取古今傳注及文集語錄研精而翦裁之片言隻字有得乎經旨者纂輯無遺類爲成書博而不繁約而有寔造渾灑噩之三昧非胸中蘊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于經學者倘能嚙齶是書不必他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

錄木與天下共之所載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不暇次其先後觀者自能辨之洎熙庚子臘月朔旦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

尚書金氏注殘本六卷

舊抄本

張月霄舊藏

宋仁山金履祥著

無名氏跋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于經不爲新奇不爲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旣沒而其言立其施于

人者溥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重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諱宇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傷黃公所爲墓序誌銘茲不述也

張氏金吾藏書志原十二卷今存卷七至末六卷按柳待制撰仁山先生行狀曰先生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云云蓋卽是書金氏受業于王柏所引柏說俱稱子王子曰以尊之中如以梓材爲周公營洛命侯甸男邦伯之書移康誥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冠之此

係金氏創解反覆辨論以證其說核之表注嫌其略矣又如說血流漂杵云杵史本作鹵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說率循大下云大下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案下本从升與弁同是恭拱之義則當訓爲禮其說俱表注所未載可資參考原本卷末有嘉靖戊午仲冬錄完八字

尚書注十二卷

舊抄本

秦文恭舊藏

宋金履祥撰

是書已刊入十萬卷樓叢書

書蔡氏傳纂疏六卷 元泰定刊本 汲古閣舊藏

元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蔡沈序 嘉定乙巳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况諸君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

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缺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為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 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古邢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云泰定四年丁卯正月望日後學新安陳櫟謹書

王氏手跋曰丙午初秋展讀一過庭間早桂始開芬香襲人對此古編殊自喜也王廣心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半紙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前為蔡序次櫟自序次說讀尚書綱領次纂疏凡例蔡序後有泰定丁卯陽月梅溪書院新刊本記卷首有毛晉私印朱文方印汲古主人朱文方印

書纂言四卷 舊抄本

元臨川吳澄纂言

顧應祥序 嘉靖己酉

讀書叢說六卷 舊抄本

元東陽許謙撰

自序

張樞序

書集傳輯錄纂註六卷 元刊本

元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考之古可見已黃虞遠矣蒼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王而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帝王不用也噫虞夏殷

周之盛非適然也人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善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豈虛乎哉蓋於百篇之書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聖賢能盡之惟帝王能行之顧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秦亡表章之而漢興往者可鑒矣惜夫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羣聖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

其蘊奧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又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峰蔡氏既嘗親訂定之則猶其自著也鼎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介軒夢程親受學于勉齋黃氏磐澗董氏故再傳而鼎獲私淑也釋經諸論多出朱子迺取訂定集傳爲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纂諸家之注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會粹以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有統宗會元之要則亦不無小補矣第顧繙閱

傳註盈溢充斥眾寶眩瞶遺珠棄玉或所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才民生之所係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撫抉不遺闕者補之以備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爲經生學士設也噫人皆可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而况聰明首出受天之命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

有可致之權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王自許而顧乃謙讓未遑也哉是書若遇雖書之幸寔天下萬世生民之大幸也至大戊申十二月己未後學鄱陽董鼎謹序

朱子說書綱領

凡例

引用諸書

按此元翠巖精舍刊本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五字序後有□□甲午孟夏翠巖精舍新刊本記引用諸書後有建安後學余安定編校一行元至正十四年歲在甲午所缺蓋至正二字也

讀書管見四卷

明刊本

千頃堂舊藏

元王充耘撰

無名氏序曰書有管見曷爲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也先生當前代科目鼎盛時用書經登二甲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棄官養母著書授徒益潛心是經自微辭奧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辯析必公是之從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詣密微豈徒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者之爲哉又豈假明經捷徑視舊學如弁髦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此其能爲蔡氏之忠臣不啻蘇黃門古史之有功於子長也先生易簣之際

書其卷端曰凡爲吾徒者須人錄一編以的本付吾兒其惓惓遺後之意爲何如耶先生沒未幾而元網板蕩山棚構孽世家藏書悉遭焚燬是編賴先生從子光薦密置複壁中僅免於燬乃加補葺取別本訂其訛缺以付先生之子吉光薦可謂善學先生之學而不失其本真者矣其首貢明科有以也及是余乞骸蒙恩至自南陽吉乃出其先人手澤示余且道逃亡之脫亂傳存至槩徵余言以傳信余旣嘉光薦之能寶其從父遺書以遺其胤嗣又嘉吉之能通知父

志以不墜先業王氏一經之傳所以演世科之澤者其在斯文乎其在斯文乎善繼善承余竊有望焉先生於四書別有管見若干卷多所發明而不獲與是編俱存惜哉

此書得之西臯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當時恐失其真輒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畧可讀呼惜吾生之晚不得搢衣於耕野之堂也梅幼和鶚云

吳槎客跋曰王充耘字與耕元統進士惜作序者未詳何人豈卽卷末所謂梅幼和耶

唐翰題手跋曰元史類編三十四卷儒學四補遺王充耘附陳師凱傳後似卽据是書序文列入師凱亦江西人所著有尙書蔡傳旁通六卷錄其自序全文而云惜其人出處莫考則類編所補大抵皆据著述留存以傳其人耳然足以見邵氏搜羅闡發之不易矣乙巳秋日新豐鄉人記

書傳會選六卷

明刊本

明劉三吾等奉敕撰

尙書砭蔡編一卷

抄本

明袁仁撰

自序

尚書註考一卷 抄本

明陳泰交撰

項臯謨序 萬曆己亥

百宋樓藏書志卷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詩類

附釋音毛詩註疏七十卷 宋刊十行本

漢鄭氏箋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奉勅撰

毛詩正義序

詩譜序

毛詩註疏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

詩譜序

孔穎達序

毛詩本義十六卷 明刊本

宋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

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祕閣歐陽修撰

張燿序 開禧三年

穎濱先生詩集傳二十卷 明刊本

宋蘇轍撰

自序

詩總聞二十卷 舊抄本

宋汝陽王質撰

自序曰窮經一有志死生禍福不遷以徹為期
愈疑愈堅愈滯愈壯志也二有識所見愈卓所
得愈多當恢崇充羨常若有所不足識也三有
才難探之淵探之又有難言之妙言之又有難
發之微必心口手相應庶幾其可才也四有力
博采庶言自立定制苟有所見運斤成風而不
疑力也予研精覃思于此幾三十年丁丑入吳
見謝君士燮及此謝曰無多談人情是也予忽

百代書藏書志 卷五
有所省丙戌入蜀見陳君彥深及此陳曰江南人則可吾關西人不若此子益有所省庚寅再入蜀至梁見楊君左車商州游子也因詢商山之事偶及四老之蹟楊曰侯子與採芝同心則商山風土草木自見何問我爲子大有所省又十八年自度可書乃書今具左方

聞音者凡音韻是古音無有不叶特稱謂之殊呼吸之別傳寫舛訛連析差跌與夫古人取叶之法不同轉紐之法亦異雖古律不可以此而推然吟咏諷誦亦有所助蓋倏見古人之心期

語法有不期而會者作聞音一

聞訓者凡字義是古訓多不同隨語生意亦有不當爲此訓而爲此訓有當爲此訓而不爲此訓有本無異義強出多端故語意多暗失作聞

訓二

聞章者凡分段是古爲章後爲解或以韻轉或以語轉或以事轉或以勢轉當是音調抑揚低昂不同故文辭相依隨而爲節奏大率以意細推自見若拘于繁簡短長則其意不附章而生作聞章三

聞句者凡句讀是古句有以肅為整有以亂為
整或其意一斷一續之間一上附一下連之際
迴令人開拓以至嘖嘖咨嗟從此得入作聞句
四

聞字者凡字畫是古字固多通用亦于偏傍繁
省之間清濁輕重之際矯揉彙棊不勞更張自
生義味但不可率情變文以附合己意若繩削
得宜古今畧無差別不見外手它迹作聞字五
聞物者凡鳥獸草木是古物無異今物但稱謂
差殊今詩所見不出書傳所載但博搜詳味或

有一二見共同一出即可從不然亦必兩合其
合仍須有理可以中情不可徒求合也切不用
求奇喜新宛轉推測其眾所共識己所經見者
不與作聞物六

聞用者凡器物是古今尤無定展轉差殊今一
鄉一里其所用制度稱謂各不同有制度雖同
而稱謂不同者稱謂雖同而制度不同者而况
方俗隔絕年代深邈但首尾前後以細推自出
縱不即出久當自省作聞用七

聞跡者凡在處是山川土壤州縣鄉落皆不可

輕有不必左右前後參伍錯綜以相推測或可得其實亦有不似所在而實所在亦有實所在而不似所在先繹本文徐及它載作聞跡八聞事者凡事實是古事安可容易推尋心精意熟玩本文深繹本意然後即其文意之踳探其事實之跡雖無可考而亦可旁見隔推有相露滯自然顯見作聞事九聞人者凡姓號是古人可顯考者固不在論其隱味遺落亦就本文本意及旁人左右前後推量雖不得其真亦可窺見其生死悲愉善惡老

少雖不得其全亦可附見其風俗美惡時節寒

暄與其人互相發明亦得彷彿作聞人十

陳日強跋 清祐癸卯

毛詩舉要圖一卷 宋刊本 季滄葦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詩集傳二十卷 宋刊本 五硯樓舊藏

宋朱熹集傳

自序

吳氏手跋曰宋本詩集傳吾鄉向有二本一為陳徵君簡莊年丈所藏一為叔祖兔牀先生拜

經樓所藏今夏爲兒子彙升點定句讀因於舍弟絜文處假拜經樓藏本校勘見宋本之善實有遠勝近刻者惟缺卷太多至豳風而止惜不得徵君本俾多校數卷六月中汪薌國參軍來齋中見余方手勘是書因出其舊藏本見眎楷墨古雅字畫精楷與拜經樓本相伯仲自蓼莪注則無所恃四字起至大雅板篇影鈔前後一無題識惟每冊或有袁廷禱印五硯主人小方印或有袁又愷藏書楓橋五硯樓收藏小長印案徵君跋文云某旣得周易之明年春同人作

中吳唫課適袁君又愷語及其家藏宋本詩集傳因以他物易之凡二十卷與宋志合惟自小雅蓼莪至大雅板之篇已缺爲可惜耳是本豈卽徵君故物耶抑袁君別有一本耶何缺頁之相符與其間經文如召南何彼穠矣作穠鄘風終焉允臧作終然衛風遠父母兄弟作兄弟父母王風牛羊下括作羊牛齊風不能晨夜作辰夜魏風不知我者俱作不我知者小雅鴻雁三章注引同唐風實大且篤作碩大豳風亦可畏也作不可小雅胡爲厲矣作胡然朔日辛卯作朔月周頌

彼祖矣岐作彼咀既右饗之作右享屢豐年作
婁豐年魯頌其旂芾芾作芾芾商頌來假祈祈
作祁祁注文如周南不可休息下吳氏曰韓詩
作思小雅外禦其務下春秋傳作侮罔甫反周
頌假以溢我假下春秋傳作何溢下春秋傳作
恤彼咀矣岐下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
咀者岐今按彼書咀但作祖韓詩薛君章句亦
但訓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未
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咀意韓子亦云彼岐
有咀疑或別有所据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

句與臧玉林經義雜記錢竹汀養新錄潛研堂
文集所記者皆合惟小雅家伯維宰已作家伯
爲宰商頌降于卿士已作降于又周頌臣工篇
注畚二歲田也二當爲三案采芑注田一歲曰
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畚一人手定之書不當
有異說噫嘻篇注內方三十二里有奇二亦當
作三案疏引周禮萬夫有川與十千之數相當
計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
廣長各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應
三十三里故鄭箋云方三十三里少半里

今注疏本

白文在...
作二十三
里更誤
而集傳曰內方三十三里有奇也考
元番陽朱公遷詩經疏義二十卷初刻於正統
間重刻于嘉靖二年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云是
書雖刻於明之中葉猶爲元儒手筆悉仍文公
之舊惟家伯維宰作爲宰據此則是本或爲宋
刻而元時翻雕者其缺卷及圖印又書賈作僞
以同於徵君所藏本冀獲厚值耳余既校錄於
坊刻監本爰增數語歸諸參軍參軍其珍藏之
倘得重爲刊布俾家弦戶誦則嘉惠後學更復
不淺參軍爲紫陽所自出故又推其不匱之思

云道光戊申隴七月曬書日仁和縣學附學生
員海甯星滄里人吳之瑗厚渠氏識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半葉七行每行十五字注
文雙行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

詩集傳二十卷 明正統內府刊本

宋朱熹集傳

詩圖

詩傳綱領

詩序辨說

無名氏手跋曰朱子集傳二十卷與毛傳同明

監本併爲八卷遂相沿襲幾不知有二十卷之
舊此本尙是明神宗以前舊刊是可寶也甲戌
仲秋廿八日記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宋 陸欽序

朱子序 淳熙壬寅

陸欽序 嘉靖辛卯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明萬歷刊本

宋 呂祖謙撰

朱子序 淳熙壬寅

顧起元序 萬歷癸丑

陸欽序 嘉靖辛卯

嚴氏詩緝三十六卷 明味經堂刊本

宋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敘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我朝歐蘇王劉
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
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
詩人趣味然疎缺渙散要未爲全書蓋詩於人
學自爲一宗筆墨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
然其流旣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 九
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
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
賤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
書遺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
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
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說
大抵與老艾合且曰吾用於此有年非敢有以
臆決撫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
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
乃知其鈞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

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
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
上而興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
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
密開卷瞭然嗚呼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
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攷亭繼
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
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稿五七言幽深天矯
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闢奧而獨得風雅餘味
故能以詩言詩此賤傳所以眩若乎其後也余

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
故不自揆而為之敘云爾是年十有二月竹溪
膚齋林希逸書

二兒初為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
為緝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
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于筆
劄胥命錢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
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
涵詠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
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淳祐戊

申夏五月華谷嚴粲序

毛詩要義二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魏了翁撰

詩說十一卷 舊抄本 馬玉堂舊藏

宋信安劉克學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
為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
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
待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
况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

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為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為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為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詩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為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為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為士誦詩三百固以為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其學而不予人以其知乃如此然則詩之

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遠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為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為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東晉補亡模倣序義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每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况於詩乎詩

之言辭猶不可知况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
入聖人豈欺我哉其間又有甚可疑者焉按左
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
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
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
出於諸卿之右哉幽籥幽詩幽雅幽頌見於籥
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
宣石鼓之謬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
則祁昭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
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

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忽少異
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
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旣刪之後耶
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
有抵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
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
其所之謂乎嗟夫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
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
則是經豈非聖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月信
安劉克自序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爲目繫于朱曰之次若全以鈔梓未易遽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副于學宮或補爲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廸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百拜書于直舍

案汪閔原重刊本缺三卷此本完善見儀顧堂

集

韓魯齊三家詩考六卷 元泰定刊本

宋王應麟撰

易有三易禮有三禮春秋有三傳詩有四家連山歸藏周易是爲三易連山歸藏今不復見太元傲連山潛虛傲歸藏予嘗參攷三易筮法纂成一編矣三禮則朱子嘗輯儀禮爲經二禮爲傳春秋則左氏公羊穀梁竝行于世詩則齊魯韓三家之說不傳今所傳唯毛氏耳予官中祕書授詩藩邸春容道山羣玉間與祕書郎王伯

厚尚論古詩伯厚出示詩攷一卷 齊魯詩乃
散見於傳注者會粹爲一雖曰存十一於千百
然四詩異同可備參攷昔齊魯詩盛行于時韓
詩則燕趙間好之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
詩竝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亂
離齊魯詩廢絕韓詩雖存而寢微唯毛氏猶行
以至于今此四家詩興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
困源一翁二季殫見洽聞以博學宏詞名世伯
厚謂眞宏博者不在是方將刊華就實盡洗時
粧顯意古學予深嘉而力贊之予亦有嗜古癖

敬題卷首以見同館友朋切磋琢磨之古誼景
定五年甲子良月之望古涪文及翁伯學甫序
愚讀內翰王公詩攷不覺擊節而言曰是編雖
不過僅存什一於千百然亦何止足以知四家
詩興廢之大略眞足以扶微學廣異義羽翼朱
子集傳之書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誠不可
以淺小論也何以言之如關雎一也毛以爲后
妃之德韓以爲賢人詠之以刺時魯則又以爲
詩人歎而傷周康王之后芣苢一也毛以爲衛
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韓則以爲衛宣

姜之所自誓燕燕一也毛以爲衛宣姜歸其娣而送之鼓鐘一也毛以爲刺幽王韓則又以爲作於昭王之時黍離一也毛以爲周大夫行役作韓以爲伯封作魯則又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汲之且見害作賓之初筵一也毛以爲衛武公刺時韓則又以爲武公飲酒悔過三家寂寂僅存而毛與之不同者已如此正義曰毛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而觀之何止百數之不同哉然因其所不同者若此于以知毛氏所引序以冠篇首不惟決非夫子作亦決非子夏

作或者反爲毛氏自得所傳受尊而引之後漢衛宏又復增廣潤色之也使果作於子夏以前則必爲四家之所同引又何至紛紛有如是之牴牾哉朱子猶以毛序所從來者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之所不可廢者又復頗采以附傳中可謂一出於大公至正之心而不容纖芥私意於去取間矣愚獨恨四家遽絕其三使其殺亂不得以盡折於朱子之手以統壹聖經而幸斯道猶幸而詩考之僅存使觀者略有以見毛氏抵牾之迹信朱子黜小序之當而悟末師專

已守殘之陋此愚所以謂真足以扶微學而廣
異義羽翼朱子集傳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
誠不可淺小論也愚故編寘集傳之末圖與四
方明友共之俾由此以讀朱子詩序辨說則知
其爲誠萬世不刊之論也正義又曰齊韓之徒
與毛氏異者非有壁經可據愚亦曰毛氏與齊
韓之徒異者亦非有壁經之可據也烏可致一
偏之論於其間哉况毛氏之於三家最爲後出
安有小序三家不得之於前而毛氏乃得之於
其後也讀者尙有以攷斯延祐甲寅秋新安後

學胡一桂序

張氏金吾曰是本刊附胡氏詩傳疏纂後韓詩
韓奕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玉海本闕下
一句餘異同處頗多玉海通爲一卷此本六卷
蓋猶是王氏舊第也

案此泰定單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
大黑口

詩攷一卷

元刊元印本

宋凌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

攷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
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
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
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
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
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
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
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
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維鷦在梁以不濡其翼
爲才上天之載讀曰裁至于湯齊讀爲躋注周

禮云甸讀與惟禹敝之之敝同康成從張恭祖
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
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
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
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
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
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
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 以相鼠爲妻諫
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
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

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
 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
 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
 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
 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
 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
 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
 之有古今歟併綴而錄之伯厚甫後序

詩地理攷六卷

元刊元印本

宋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
 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
 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
 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
 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
 地理叙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
 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
 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
 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
 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

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尔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据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春秋尔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爲詩地理攷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王應麟伯厚父自序

新刊直音傍訓纂集東萊毛詩句解二十卷

宋刊本

宋宜春李公凱仲容撰

朱氏手跋曰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淳熙而後說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之書櫟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剿說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估舟中原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攷其官闕門世惜矣竹垞老人書於新愜齋中時年七十有二

按此書 四庫未收每半頁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注雙行

朱子詩傳纂集大成二十卷

元泰定刊本

宋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善乎朱子之於詩足以知聖人也取經而傳之祖刪述之本旨而含前儒傳言失意之餘慮傳之作也有由哉周德既衰詩亡樂缺所賴見先公先王風化之自者惟三百篇夫子生晚周季拳於二南唯恐人心之不爲於師摯聞關雎洋洋盈耳欣幸之至歌詠不絕興詩立禮成樂之語豈虛發哉朱子於千載之後感歎哲人之云公取喙淆亂恐聖人扶持詩樂之意不傳乃分

別正聲之可絃可歌者其餘鄭衛之間有關淫竇情性弗得其正辨而闡明以防閑人心及排小序之誤理渙辭釋使後死得與於斯文彰聖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居於疏下近世詩解甚多如李迂仲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氏獨能詣風賦比興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爲詩之統宗會元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然則今胡氏之附錄纂疏及稽齊魯韓三家詩攷据摭星宿於羲娥後得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而下

專門者絕力模倣皆爲羽翼聖經獨如支流之
未底於海習射之未至于的則各有見焉今之
纂集大成彙括前後鏤剔眾說學者得之如大
庖厭飫不但染指嘗鼎胡氏之心豈弗良苦觀
其精力茲書歿身乃已後十餘年始得今劉氏
君佐迺朱子故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
子之學者埋鬱不售亟銜諸梓使學者誠能於
此沉浸參酌舉疏而傳通舉傳而疏通明經取
青紫之士其事業所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
書肆舊有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

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壁將爭先覩之
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曰是序也時泰定第四
禩疆圉單闕歲長至穀旦乙丑後學從仕郎邵
武路總管府經歷致仕盱江揭祐民從年父書
于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附錄姓氏

語錄輯要

十五國都會地理之圖

詩傳綱領

按語錄輯要後有泰定丁卯仲冬翠岩精舍新

刊篆字木記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小字
雙行每行二十三字小黑口

詩傳旁通十五卷 舊抄本

元梁益撰

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
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
刪之後分而為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
氏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
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註異焉同焉各

成一家至于有宋文公朱先生為之集傳闡聖
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
人倫豈但塲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
號庸齋捐捐于此昧必欲開懵必欲解參諸先
正聞之老宿遇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
者引用羣經兼輯諸說不泥不僻如易之六爻
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懋矣淑人多矣嗚
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至正
四年秋九月十三日承直郎太平路總管推官
致仕元隱居士濱州翟思忠序

醉翁林廡書志
詩續緒十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劉玉汝撰

詩演義十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梁寅撰

詩以溫柔敦厚而垂教者也其爲言也既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新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眾

矣而無所前聞多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有據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昧迨程朱之言旣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讀經者宜一遵程朱勿復互異故曰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如今之歌曲或頌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所未究以今觀之其所作者爲何人所指爲何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傳之或簡略者蓋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尙也然幼

學之士讀經而懵於傳讀傳而違於經非加之
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論著爲幼學慮也故博
稽訓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
也闡而使之顯於其略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
傳抵牾蓋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
恕其僭踰正其疵謬則耄言之或傳于後也非
至幸乎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孟夏之月臨江
後學梁寅序

詩傳通釋二十卷附詩傳綱領一卷 元至正刊本

宋朱子集傳 **元**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案卷一後有至正壬辰仲春日新堂梓木印

詩經疏義二十卷 明初刊本 馬笏齋舊藏

元後學鄱陽朱公遷疏義野谷門人王逢原夫

輯錄松塢門人何英積中增釋

朱熹集傳序

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
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
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意愈窒遼遼
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孟
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詠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
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
委婉而辭若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
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
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
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
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
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
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
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
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

魯鈍膚末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
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不羨其辭庶幾
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
事於涉涉下疑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
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爲之上下也立言之趣
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柔饜飫積日累月乃若有
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而未敢以爲是
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憫而教之
則幸矣至正丁亥秋八月朔番易後學朱公遷
序

詩說解頤正釋三十卷總論二卷辨字八卷 明刊本

明後學紹興季本輯抄門人會稽馬棫校正

胡宗憲序 嘉靖庚申

自序 嘉靖丁巳

新編詩義集說四卷 舊抄本

明廬陵後學孫鼎編

掣經室外集詩義集說四卷明孫鼎撰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中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是編凡四卷蓋采取解頤指要發揮矜式等書擇其新義彙為一編仍分

總論章旨節旨各類展帙釐然頗屬精備其中所引如彭奇詩經主意曹居貞詩義發揮朱彝尊則云未見謝升孫詩經斷法則云已佚考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知是書成於正統十二年經義考曾列此書而注云未見此則從原刻影鈔惜其序文已佚耳

附錄

韓詩外傳十卷 明芙蓉泉屋刊本

漢韓嬰撰

無名氏序 嘉靖十八年

楊祐序

薛來序

百宋樓藏書志卷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禮類一

周禮殘本二卷 宋蜀大字本

漢鄭氏注

黃氏手跋曰倚樹吟軒楊氏余幼時讀書處也
其主人延名師課諸子有伯子才而天余就讀
時與仲氏偕時同筆硯情意殊投合也其家有
殘宋蜀大字本周禮秋官二冊蓋書友詭稱樣

本持十金去以取全書久而未至亦遂置之余稍長喜講求古書從借時乞得登諸百宋一廛賦中借時亦不以余爲豪奪也客歲借時病歿年纔五十有四從此失一良友甚可傷也余今春耳目之力漸衰偶有小恙卽畏風惡寒久不至外堂日於樓下西廂靜坐養疴檢點羣書偶及此書因記曩事如此人往風微覩此贈物益增傷感而此殘鱗片甲猶見蜀本規模勝似後來諸宋刻

余所見有纂圖互注本有點校京本有殘岳本幸

叨良友之贈物以人重人又以物重也甲戌閏

二月一日復翁黃丕烈識時積雪盈庭春寒透骨牕外又飄飄未止也奈何奈何

又曰余年來家事日增精神日減校書一事久廢然由博反約尙喜手校經籍此周禮蜀本殘帙向未校出今爍新收殘岳本地春二官手校於嘉靖本上因復校此秋官以儷之周禮善本六官有半矣豈不幸哉乙亥冬孟二十有五日復翁

按此宋蜀大字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六字卽百宋一廛中所謂周禮一官者也有蒙古文印

纂圖互注周禮十二卷 宋刊本

漢鄭氏注

案此南宋麻沙本每半頁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注小字雙行行二十五字

周禮注十二卷 明覆宋本

漢鄭氏註

附釋音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宋刊十行本

漢鄭氏注唐朝散大夫太學博士宏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奉敕撰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賈公彥序

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明刊九行本

漢鄭氏注唐陸德明釋文唐賈公彥疏

賈公彥序

王昭禹周禮詳解四十卷 舊抄本

宋王昭禹撰

道判為萬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說之大法禮者法之大分道實寓焉聖人循道之序以制禮制而用之則存乎法推而行之則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然後禮之事舉矣故

唐虞稽古監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增而爲三百六十非固好詳也王者之世物繁事眾其制不得不然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言盛矣然道之常無下散於常有之域法象而爲天地變通而爲四時聖人體道之常無以觀其妙體道之常有以觀其微其精至於與天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雖先天而天且弗違尙何事於仰觀俯法然後奉其時哉惟夫出神夫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天地固有大美矣四時固有明法雖聖人烏得而違焉是故因

天地之大美達而爲治教因四時明法達而爲禮政刑事然則常無之道爲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聖人爲天下而有治教禮政刑事天地四時道之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豈聖人之私智哉實天理之爲也由此以觀則禮之事雖顯於形名度數之粗而體之理實隱於道德性命之微卽事而幽者闡卽理而顯者微然則禮其神之所爲乎夫神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爲而無乎不爲聖人立禮以爲體行禮以爲翼事爲之制曲爲之防

亦禮之無不在無不爲之意也彼荀卿徒知禮
爲道之華而不知爲物之致乃曰生於聖人之
僞又烏知禮意哉王昭禹光遠序

周禮復古編一卷 明刊本

宋臨川俞廷椿壽翁編

禮經會元四卷 元刊本

宋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南
陽郡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實封一百戶謚文
康葉時著

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汨於漢儒之

注疏使聖人之道千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
儒相繼以出易詩書春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
又得龍圖閣學士葉文康公會元而 表章
於世實可緝濂洛 備矣文康立朝正色與
朱紫陽相友善則講貫之素有不苟然者余洫
政之暇就其六世孫江浙提學廣居得其書而
讀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瞻比事漢唐攷覈精
詳一洗漢儒之陋誠有裨於治化者舊板之廢
已久因重鋟梓以廣其傳吁唐虞遠矣後之言
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治莫出於周禮有天

下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 豈曰小補
之哉迨正乙巳中秋日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右
丞兼同知行樞密院事海陵潘元明序
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
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
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
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爲律令而不可忽
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爲害已乃盡
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
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

卒未有以理爲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攷工
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
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
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彙括曲暢旁達事
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
盡洗漢儒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
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江浙儒學副提舉廣
居奉遺稿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公
命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
能爲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旣幸其後有人又

嘉播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爲之書至正二十六年歲丙午正月甲辰後學臨海陳基序
先生開府禮經會元四卷凡百篇錯綜六官剖括羣務其於建邦立極敦禮崇樂之要靡不該洽今讀其文如立文武成康之朝以與周召畢榮相唯諾也其書昔授門人丹山翁同父氏自翁氏復歸家積比年兵革流尤躬負遺笈得不失墜江浙右丞榮陽公敦古尚治命鉞梓以不朽其傳噫聖人之道具於六經聖人之治實存周禮先公以直氣正學敷歷清要會權臣革命

僅自法從出典外藩而志不盡施則會元之傳以俟後聖者固有在矣豈徒資學子討論之益哉讀者其毋忽至正二十五年八月吉日六世孫將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廣居百拜謹識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 明刊本

宋脩職郎衢州府學教授永嘉鄭伯謙節卿撰
自序

高叔嗣序 嘉靖丙申

校正詳增音訓周禮句解十二卷 明初刊本 馬笏齋舊藏

宋魯齋朱申註釋

周禮集說十二卷

明成化刊本

馬笏齋舊藏

元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編

周官六典周公經制之書也畫井田立封建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芥纖悉靡不備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大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遺也周家太平氣象不可復見愚於此書竊有志焉然而諸儒訓釋甲是乙非無所折衷學者病之余友雲山沈君則正謂余曰近得

集說于雪手澤尚新編節條理與東萊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其博雅君子之爲歟名氏則未聞也一日到沈君家取而閱之如於盆盎中得古壘洗把玩不忍釋癸未秋與長樂拙存高君載酒而往請焉則正樂善人也俞其請且止宿乃曰風雨蕭蕭子之志固善矣時異事殊禮經焉用析揚皇華未必不貽笑於時人也余復之曰執此以往固非所望居家讀之是亦志文中子之所志也於是攜其書以歸是歲畱於山前表伯之西榻就而筆之訓詁未詳者則益以賈氏

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則附以前輩諸老之
議論越明年是書成非特可以廣其傳亦予之
夙志也姑敘梗槩於卷末時至正戊子歲吳興
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序

凡例

綱領

張瑄題 成化甲午

周禮全經釋原十四卷 明刊本

明柯尙遷撰

王樵序 隆慶戊辰

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 明刊本

明王應龍撰

王應龍序 嘉靖戊午

楊豫孫序

羅洪先序 嘉靖三十七年

吳鳳瑞序 嘉靖癸亥

右周禮之屬

儀禮十七卷 宋刊本

中書門下牒 景德二年

儀禮注十七卷 明覆宋本

漢鄭氏註

儀禮注疏十七卷

明刊九行本

漢鄭氏注唐賈公彥疏

儀禮注疏十七卷

明汪文盛十行本

漢鄭氏註唐賈公彥疏

賈公彥序

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

宋刊本

宋楊復撰

自序

紹定戊子

陳普序

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

明刊本

宋楊復撰

呂柟序

嘉靖丙申

賈公彥序

楊復序

紹定戊子

陳普序

童承叙後序

儀禮要義五十卷

舊抄本

宋魏了翁撰

儀禮逸經傳二卷

元刊本

元吳澄學

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草廬吳先生之所纂次也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訂正經文悉行於世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之孫今禮部郎中當伯尙高第弟子兵部員外郎危素太朴鄉與俊民同官學省乃請而得之繕寫甚謹校讎甚精於是一時僚友謂宜刊布以淑來學遂命工繡梓旣畢前大司成王公致道以集賢侍講學士復兼祭酒見而嘉歎俾敘其槩俊民泰定初嘗拜先生於翰苑先生之

學雖不敢妄議姑卽禮經而論之秦焰旣熄掇拾遺餘兼收並蓄得傳於後漢儒之力也依稀論著以存其舊唐賢之學也會通經傳洞啟門庭以祛千載之惑朱子之特見也若夫造詣室奧疏剔戶牖各有歸趣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註疏舊本次考宋子通解然後取先生所次所釋而深研之迺知俊民之言爲不妄也集賢公以爲然遂書於其端云至正十四歲次甲午七月旣望奉直大夫國子司業李俊民謹序

儀禮十七卷

元刊元印本

元敖繼公棗說

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之書也何人所作也曰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必未暇爲此事也至周公相成王乃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攷之則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益有以見其果爲周公之書也然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

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性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決爲侯國之書無疑矣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

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
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證之則
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天下之具也歟故當是
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
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
皆據此以行禮又且班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
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
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
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也於是惡典籍之不
便於已而皆去之則其彙之受於王朝者不復

藏於有司矣彙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
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
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豈其本
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
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
篇數本不止于此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
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
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
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
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

百
行
不
王
三

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
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
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
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由
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
矣但不知諸侯既去其籍之後卽失之邪抑傳
之民間久而後失之也是皆不可得而攷矣記
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卽十七
篇之類也其數乃至於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
侯國之禮而言之歟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

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
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行之蓋以禮有
所闕則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
去古旣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什一也可勝歎
哉夫其已廢壞而亡逸者固不可復見矣其幸
存而未泯者吾曹安可不盡心而講明之乎固
不宜以其無用於今爲說而絕之也繼公半生
游學晚讀此書沉潛旣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
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與之
揖讓周旋於其間焉蓋有手之舞足之蹈而不

自知者夫如是則其無用有用之說尙何足以
 蒂芥於胷中哉嗚呼予之所玩者僅十七篇耳
 而其意已若此設使盡得三百三千之條目而
 讀之又將何如耶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間
 疵多而醕少學者不察也予今輒刪其不合於
 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
 先儒之說以補之又未足則附之以一得之見
 焉因名之曰儀禮集說自知蕪陋固不敢以示
 知禮之君子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亦未必無
 小補云爾大德辛丑孟秋望日長樂敖繼公謹

序

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
 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
 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
 而亡逸焉爾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
 意者也舊各置之於其本篇之後者所以尊經
 而不敢與之雜也漢藝文志言禮經與記各自
 為篇數是班固之時經記猶
 不相合也今乃各在其本朱子作儀禮通解乃
 始以記文分屬於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便
 予作集說而於此則不能從也予非求異於朱

子也顧其勢有所不可耳何以言之儀禮諸篇
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如士冠記云始冠之
緇布冠之類是也
有兼爲兩條而發者如聘記云大夫來使無
罪饗之過則饋之是也
有兼爲數條而發者如冠記云適子冠於阼以
著代也則於客位加有成
也云云之類是也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如鄉
言君射之禮士冠記言無大夫冠禮而有
其昏禮士昏記言壻見妻父之類是也若其
但爲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則
未見其可也何則通解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
其記文有不可附於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於
其篇末見之否則於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

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於記文亦皆包括
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攷之則亦不爲無
少異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
用此法則其所遺者不既多乎故不若仍舊貫
之爲愈而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爲也魯人所謂
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吾有取焉爾夫
豈敢有求異之意哉且夫易之爲書也更四聖
而后成伏羲畫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之辭孔
子作文言象象之辭其始也四聖之書或前或
後各居一處不相雜也後世學者乃各分而合

之以從簡便及至朱子復釐正之以復古經之舊夫文言與象象之辭可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猶且正之蓋不欲其相雜也而況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之下者乎由是言之則予之不敢用通解之法也亦宜矣又何足恠焉大德辛丑仲秋望日長樂敖繼公書

按每頁二十四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字體遒勁每卷後有攷異一葉元版中之最精者

經禮補逸十卷附錄一卷 明初刊本

元汪克寬撰

六籍之缺也久矣而禮爲甚漢興區區掇拾於秦火之餘而淹中古經旋復散失所存者十有七篇而已周官雖後出而司空之篇竟莫得補一二戴所傳又往往雜以秦漢之記然則學者之欲覩夫成周三千三百之目之全固亦難矣宜乎其學之寥寥而莫講也雖以韓子之賢尙苦難讀而謂於今誠無所用矧他人哉至宋慶厯元祐諸儒先後慨然有志於復古及朱子乃始

斷然謂周禮爲禮之綱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
義疏於是創爲條目科分臚列出入經傳補其
遺缺以爲王朝邦國家鄉學禮而喪祭二禮則
以屬門人黃氏其有功於學者甚大然其書浩
博窮鄉晚進有未易以遽究者祁門汪先生德
輔父間嘗因其成法別爲義例以吉凶軍賓嘉
五禮之目會粹成書名曰經禮補逸辭約而事
備讀者便焉學禮之士誠能因汪氏之所緝以
達于朱子之書三千三百之目雖不可復覩其
全然郁郁乎文之盛豈不若身履而目擊之矣

乎昔者竊聞之禮學之在天下有君無臣則不
能以明制作之本臣能而君不之好則議論無
益於當時必有大有爲之君而復有善制作之
臣因治定功成之餘以明中和之化而後禮樂
之興可必然則此其時也惜乎先生老且病矣
明良在上甯不有徵于斯文矣乎先生生朱子
之鄉嘗游番易吳公可翁之門篤志古學老而
彌厲著書滿家真古所謂鄉先生者也間出是
書以相視且謂先人 吳公爲同志友故俾序
焉魯於先生無能爲役然承命不敢辭也洪武

二年歲在己酉秋八月下澣臨江諸生曾魯序

程敏政序

弘治六年

程敏政跋

弘治十年

內外服制通釋七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車垓撰

余聞雙峰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且俾題其首余以晚學辭不獲遂爲之言曰美哉是書其文公家禮之羽翼歟或曰喪服之制家禮備矣此書之作不殆於贅乎哉余謂不然家

禮著其所當然此則釋其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此先生之書所以作也然禮有冠昏喪祭而此獨有取於喪又何歟禮之行由於俗之厚俗之厚由於喪之重也周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后冠昏之禮可行矣噫親喪固所自盡也世降俗澆齊斬且莫之盡况期功乎期功之正者且莫之盡况若義若降若加者乎噫安得如先生者出而司風俗之柄卽是書而

躬行之且律天下之人盡行之則變澆爲淳有
不難者矣噫後之人讀是書而昧於天理者烏
足以知先生之心哉先生姓車氏諱垓字經臣
玉峰先生之委也至元後己卯暢月下澣葛屋
野人牟楷仲裴謹敘

先君成此書未脫稿而更化及逃竄山谷竟以
疾終家塾悉爲煨燼時瑤兄弟尚幼若罔聞知
洎長有識而手澤無存蚤夜痛心有負先志歲
庚午春先師栖筠鄭先生亡瑤往弔于先生書
房中見內外服制通釋一書儼然具在驚喜無

地栖筠蓋先君之愛友曾傳之于是編寫成帙
眾謂是書有補世教瑤不敢私遂鈔諸梓與眾
共之至元後戊寅孟春望日孝男瑤百拜謹識
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喪禮相表裏而並行也或
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肩可比乎曰不然朱
子于是書猶君子之射也吾伯父雙峰于是書
乃養由基之射也學博而精詳而明有補家禮
之未備有發前賢之未發非謂學問相高也爲
之圖使人易見爲之釋使人易知易見易知親
疎隆殺之等人人可得而盡矣必師友講說云

乎有補于治教明矣時至元後歲寅仲夏中澣
從子惟賢百拜謹跋

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余聞其書舊矣今始
獲一覩其發明朱夫子家禮殆無餘蘊豈曰小
補之哉因思卯角時從玉峰先生于上蔡東湖
書院引試聖則堂舉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
倫章爲題先生曰此帝堯命契教天下萬世以
人道之始也余對曰朱夫子喪禮一書豈非教
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先生喟然曰小子真
能以三隅反矣雙峰先生五峰先生之委也宜

其熟于禮也烏乎微契不能啟之于前微朱夫
子不能成之于後微先生通釋又不能使人行
著而習察也讀先生之書者孝弟之心油然而
風之于草雷之於蟄豈曰小補之哉時至元後
庚辰六月望日東海布衣此山張復謹跋

右儀禮之屬

